

昭和男人

趙雅妮／著



和男
人

趙雅妮／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昭和男人 / 趙雅妮作. -- 初版. -- 臺北縣三重市 : 新雨, 1998 [民 87]
面 ; 公分. -- (新新純文學系列 ; 08)
ISBN 957-733-324-9 (平裝)

1. 戀愛

544.37

86015431

新新純文學 08

昭和男人

作 者 趙雅妮

新綠文化工作室

發行人 王永福

出版者 新雨出版社

臺北縣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

電話 : (02)978-9528 (02)978-9529

傳真 : (02)978-9518

郵撥帳號 11954996 新雨出版社

出版登記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4063 號

印 刷 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 版 1998 年 3 月初版

定 價 18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Printed in Taiwan

身在XY世代，擁有純情愛情觀的趙雅妮，在遍尋情人未果反思檢討之際，找出了長存心底的好男人——昭和男人，恍然大悟其實昭和男人並未過時，反而是現代女性夢寐以求的夢中情人。

繼《漫遊愛情海》討論現代愛情觀之後，趙雅妮再一次推出《昭和男人》，以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身份，回憶其外公的形象，探討昭和時代臺灣知識份子的救國理想及愛情觀。

新新純文學系列

- 01 逆向行駛的愛情高手
◎程小蝶
- 02 男人能說什麼話
◎陳智峰
- 03 漫遊愛情海
◎趙雅妮
- 04 新新男人生活手冊
◎陳智峰
- 05 星座愛情翻譯機(上)
◎李頌雅
- 06 星座愛情翻譯機(下)
◎李頌雅
- 07 尋找一片森林
◎程小蝶
- 08 昭和男人
◎趙雅妮
- 09 情人bye-bye100招
◎吟君

追溯

序曲

二二八紀念公園。

王秋紅含情脈脈地望著由遠處而來的男友吳志宏，他手捧著一束黃色的玫瑰花緩步靠近。

他說有話要對她說，秋紅爲此還早到了半小時，只希望他們之間能因會面而有進展。

果然，向來不囉嗦的吳志宏一見她便開口了：

「我們還是分手吧！」

「爲什麼？」

王秋紅楞住了，她還以爲他要說的是別的事，沒想到……

「回去問妳的母親就明白了！」吳志宏頭也不回的走了，留下呆若木雞的王秋紅及一束彷彿在嘲笑她的黃色玫瑰花。

難道這又是宿命般的詛咒，註定她無法脫離這個家的陰影？

王秋紅，在X Y世代中是碩果僅存的「古典」美女，她的「古典」不在於言行舉止，而是在於「家教」的古典，使得她雖生在這自由的毫無規範的世紀末台灣社會中，但是生活的嚴謹卻恍若日治時代。從言語、飲食、坐姿、站姿到思想及娛樂，若沒有經過母親大人的審查通過，還沒出門便被批評得體無完膚，自信全失。而門禁的森嚴，也令王秋紅在同學中被歸為異類、不合群；有一次王秋紅大膽違抗禁令，到晚上十一點才回家，發現她的眾兄長們早已外出全市找人，所有同學不得安寧，嚇得她再也不敢晚歸。

好不容易唸大學了，故意選填台北的大學，因為離高雄最遠，從此便可自由高飛，沒想到被規定必須與定居台北的兄長住在一起，一樣地門禁、家教森嚴，一樣地繼續扮演「古典」美女，幸好後來申請到宿舍，才可脫離被

「看管」的生活。

在高中時，被母親以「考大學要用功唸書」爲由，不准談戀愛，就這麼邊忍耐邊羨慕的熬過三年，進了大學之後所交的男友，因與家人不合而分手，連吳志宏算在內已經是第五個了。

「媽，妳到底跟人家說了什麼？」王秋紅對著電話筒大吼，她再也受不了被人「棒打鴛鴦」了，她要跟母親談清楚，別再多管她的閒事，讓她能好好的談一場戀愛。

「妳的眼睛是瞎了嗎？那種兩腳長長，臉尖尖，縮腰縮腰的人妳也好？」王秋紅的母親許美幸以往常慣有的冷淡語調毫無罪惡感的數落吳志宏。

「我就是喜歡他腿長、夠帥，怎樣？」王秋紅想到吳志宏的俊逸，使得他總是被眾花圍繞，而自己好不容易在眾花爭豔中奪魁，殊不知流了多少淚，花盡了多少心思，就這麼被母親給毀了。

「長得好看沒有用，妳嫁了他，只會一天到晚找妳上床，不出去工作，

妳會活活被餓死！」許美幸像命學大師般的數算他的未來。

「妳沒跟人家相處過，怎麼知道人家有沒有用？」王秋紅其實心中有點擔心，她真的所遇非人。尤其母親的鐵口直斷可是出了名的準，那種天生對人性的敏銳感，是多少「算命仙」比也比不上，而她的預言也沒出錯過，就因為她的相人術高超，使得王明吉（王秋紅的父親）多次在商場上化險為夷。但王秋紅仍對吳志宏抱著一線希望，雖然目前的他只是一個窮學生，也許未來他能有出人意料的表現。

「唉，妳真的不會看人，什麼男人好，看妳哥哥就知道，像妳哥哥，面相端正，講話有形有款，那像那人長得尖嘴猴腮，畏畏縮縮的。我也不是光看他的外表，我問他將來想做什麼，有什麼打算，講了半天講不出來，兩隻眼睛還溜溜的打轉，一看就知道在說謊。」

許美幸明白，戀愛中的女兒看不清真相，但她清楚的知道吳志宏靠不住，雖說是個大學生，但卻和靠外表騙人吃飯的小白臉沒什麼兩樣，她更無

法理解的是，爲什麼從小到大教這女兒怎麼去看人，都沒有學到她的本事一二分，總是找那種不入流的小鱉三。若不趁此機會點醒這糊塗蟲，那天被騙肚子大了怎麼得了。

又是哥哥！王秋紅對母親的人類美學標準實在受不了，那種「大漢民族」沙文主義，除了自家人以外，其他人都是蠻、夷、戎、狄、鬼等非人類。從幼稚園開始，所帶回來的朋友就被等級劃分，不是母親眼中的「好孩子」，一律都不准交往。家教格言：「寧可沒朋友，不能有壞朋友，但再好的朋友也比不上家人，所以不用花太多心思在朋友身上。」

而哥哥們闡釋的更清楚：「交朋友做什麼？還不是想來佔便宜的。」乍聽之下，言之有理，但除非獨居，否則在人群中總是得面對與自己不同的人，總不能老是很表面的虛應故事，彷彿所生存的世界每一個人都是壞人，天天爾虞我詐的設防，那種日子多難受。每天在飯桌上所聽到的是哥哥們在外所立的豐功偉業，而他們的同儕是多麼的無知與低能，母親也會適時的加

上「此乃當然爾」之類的話，王家的人等級有多高、品質有多好在此顯而易見。

從小被教導頭必須保持四十五度角往上抬的王秋紅，心中可從不認為自己有多了不起，即使考了第一名、比賽得了獎，她也覺得只是盡了本分而已。她不明白，大家都是人，都會哭、會笑、會生氣，為什麼有的人比較高貴，有的人就會被瞧不起。真的有很厲害的人嗎？拒絕崇拜偶像的王秋紅，總覺得家中的好及高貴不是所有的好的終點，也許只是比人家水準高一點，可是這世上一定有無人可及的好與高貴，那是一個永無止境的美好，不是人所能訴說，也不是某個人所獨有。

為尋找這人世間的真善美，王秋紅從交男友開始，專找與家中的「尊貴男人」不同的典型，其結果不外是溫柔謙虛但懦弱沒擔當；要不就是貧窮奮發向上但充滿自卑感；或是沒念多少書便自以為是唐伯虎，賣弄沒幾兩重的文學素養；到最後，不用母親開口趕人，自己也很想把這男友給甩了。難

道，家中的標準，真是世界上的標準嗎？真是像哥哥們這樣的男人才叫做好男人嗎？如果哥哥們真是好男人，為什麼總對自己惡言相向，動輒拳打腳踢，而他們的人生理想不外是娶漂亮老婆、賺大錢、搞政治，成為社會上響噹噹的大人物，而這一切真是人生的最美好嗎？

如果一個男人俊美、富有、謙卑、學識豐富、有愛心，對世界有理想、有責任感、有擔當、尊重女性，那會是什麼樣子？王秋紅曾與同學談論過這是她理想中的男人，有位信基督教的同學說這麼好的男人，從古至今只有耶穌一個，以後可能也不會有，因為一般人類做不到。

王秋紅嘆口氣，躺入沙發中打開電視，看了看偶像明星又滾又跳的狂嘯，光看眼神就知道毫無深度可言，加上濃妝豔抹，打扮的像末世妖孽，不可思議的是在場的中學生們竟會對他們崇拜歡呼。這樣的人有什麼好值得人尊敬的？難道這世界對美好已經沒有標準了？王秋紅對「世界末日到了」這句話愈來愈有認同感。

秘密

突如其來的電話聲吵醒了昨夜因趕報告而熬到今晨才睡的王秋紅。

「是誰啊？七早八早的。」王秋紅睜開惺忪的雙眼看了看床邊的鬧鐘，早上八點三十分。實在疲累的緊，連起床的力氣都沒有，而話筒的位置在宿舍走廊的盡頭。

「還沒走到那裡恐怕就不醒人事了，算了、不接了，有什麼事等我睡飽了再說。」向來懶散慣了的王秋紅決定順從自己身體的感覺，不想掙扎去接不知有什麼事的電話。拉起棉被蓋住頭，當隻鴛鴦，假裝什麼都聽不見，繼續睡覺。

但這通電話彷彿跟她耗到底，響個不停。響了五分鐘都沒停，王秋紅因被話鈴聲吵得漸漸有點清醒，有種不好的預感在心頭誕生。

「這麼蠻橫的打電話方式，除了家裡的人還會有誰？」這下王秋紅更不想接電話，不，其實是不敢接，若真的是家裡的人，一接起來一定是破口大罵，但如不接，恐怕明天一大早母親便會出現在門外，那情況更是嚇人。長痛不如短痛，在話筒裡被罵總比當面被罵來得舒服。

「喂！」王秋紅拖著沈重的腳步走到電話旁拿起話筒，虛弱的擠出一個「喂」字，那聲音細若蚊聲。

「妳是睡死了嗎？還睡，幾點了妳知不知道？沒聽到電話在響嗎？早就告訴過妳生活作息要正常，妳就是不聽，難怪總是一張愛困的臉，成天無精打采……」

不出所料，連說明原因的機會都沒有，哥哥的咆哮聲透過話筒仍是霸氣十足。王秋紅覺得很好笑又很無奈，她晚睡晚起妨礙地球運轉了嗎？爲了你「專程」的打電話難道自己非得時時守候在電話旁不可嗎？作息要正常？你的作息才叫正常嗎？有事晚睡不可以嗎？以上這些話若應了回去，只會惹到

他衝上台北來揍人，此外別無其他益處，更別說他會絲毫檢討自己一下是否打擾了別人。他總是不明白，他妹妹的所有權是他妹妹自己的，而不是他的。她絕對有權利決定自己的行動、思想，即使不支持他的決定也沒有任何的錯誤，況且今天電話在他妹妹家，他妹妹不論在那一條道理上都有權利不接或晚接電話。

「我在廁所。」王秋紅根據以往的經驗，要是承認自己晚起，就要被他罵到爽快為止，然後這筆帳記到她回高雄過年時再年終檢討一次，以除去他不能當面挨她的遺憾。爲了消災解禍，她決定說謊，來個湮滅罪證，讓他無從告發起。

「喔，母親要找妳。」他就算知道自己錯了，也不會道歉，要求別人必須馬上忘掉他的冒犯，若對此生氣表示妳肚量狹小，然後他會聯合一群人罵妳不懂事，直到妳學會把肚量調大爲止。能說什麼？習慣就好，習慣了就不會生氣、痛苦，習慣到沒神經爲止。偉大的男人是不用尊重人的，尤其是他

們的家人。

「喂，秋紅啊！妳明天有沒有空？」

無事不登三寶殿，家裡沒事絕不會打電話來，而母親語調愈溫柔表示事情愈難做，但若敢說沒空，除非理由是攸關生死大事，否則一律被認為是「牽拖」，對家人不關心、沒愛心，只會對外人好。明天早上本來與同學約好去圖書館查資料，這一來只好把約會取消掉。

「沒事，您有什麼事嗎？」王秋紅柔順的回答，心裡已預備好迎接那突如其來的重責大任。

「我明天上台北，妳陪我去辦一件事情。」許美幸以有點神秘的語氣敲定了這場約會。

「是什麼事？還要妳親自上台北來？這事情嚴重嗎？」王秋紅直覺此事必不小，否則不會是母親御駕親征。

「也沒什麼事，去領一筆錢而已。」許美幸察覺女兒的疑慮，立刻收緊

口風。

「如果是領錢，叫哥哥陪妳去就好，還比較安全。我不是推拖，只是到時候如果出了事，我也幫不上什麼忙。」王秋紅語重心長的向母親建議。

因為她知道萬一歹徒出現，她除了尖叫實在也做不了什麼，加上自己又一向粗心慣了，如果錢放在自己身上，什麼時候掉了都不知道，如此的重責大任，還是推給辦事牢靠的哥哥比較妥當。

「妳哥哥說他明天有事，沒辦法一起去。好啦！我明天早上八點半的飛機，妳九點來機場接我，然後再一起去領錢，就這樣，明天見。」許美幸迅速的交待完便掛掉電話，留下王秋紅對著嘟嘟叫的話筒發呆。

「有什麼事呢？」王秋紅不知明天的邀約是福是禍，但想起亂世佳人中郝思嘉的一句名言。「算了，明天的事明天再說」，決定也學她一次，一切都等明天再想吧！

清晨的松山機場有點冷，王秋紅的雙手環抱自己，想增加一點溫暖，以